

 Shijiwenhuaxiliecongshu

方言历史探索

张树铮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方言历史探索

张树铮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1 号

当代书系·学者论丛王海峰/主编

方言历史探索

张树铮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0 千字 7 印张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204-03069-9/I·307

定价:15.80 元

目 录

壹 上古方言寻迹

- 一、河流名称“川”和“水”的地理分布及其语言背景 1
- 二、汉语水泽词语的地理分布初探 10
- 三、“齐人言殷声如衣”补释 19
- 四、试论汉语“人”的来源 27

贰 山东方言简史

- 一、引言 37
- 二、远古时期 39
- 三、夏商周时期 42
- 四、秦汉时期 45
-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 48
- 六、隋唐五代时期 52
- 七、宋金元时期 53
- 八、明清时期 56

叁 清中叶的桓台方音及其演变

- 一、《等韵简明指掌图》的作者、版本、体例与性质 63
- 二、声母系统 68
- 三、韵母系统 74
- 四、声调系统 84
- 五、180 年来桓台方言的语音变化 88

肆 现代方言探古

- 一、青州北城满族保留的北京官话方言岛的初步研究 97

二、山东方言“日”母字研究	109
三、北京话“一七八不”连读变调的来源试说	119
四、寿光方言古调值内部构拟的尝试	127
五、从寿光方言看《中原音韵》的知庄章	141
六、关于“入派三声”的两个问题	153
七、全浊清化和入派三声的相互年代关系	165
八、淄博等地方言的儿化变韵与幼儿型儿化	172
伍 现代方言发展观察	
一、现代汉语方言音系简化的趋势与推广普通话	185
二、试论普通话对方言语音的影响	196
三、对“无方言族”的初步观察	205
后记	213

一、河流名称“川”和“水”的地理分布 及其语言背景

1. 从“江”、“河”说起

“江”和“河”是汉语中河流的名称。但是,两词在地理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大致以长江为界,南方称“江”,北方称“河”(一些开发较晚的地区有例外)。“江”和“河”的这种南北对立,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罗杰瑞(Jery Norman)和梅祖麟把“江”与孟高棉语族巴纳语(Bahnar)、塞当语(Sedang)的[kroŋ],卡涂语(Katu)的[karuŋ],布罗语(Bru)的[kloŋ],呵莱语(Hre)的[khroŋ],古孟语的[kruŋ](以上均为“河流”之意)联系起来;把“河”与蒙古语的[yool](河流)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①《现代汉语词典》:“江,大河。”事实上,“(长)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书·禹贡》孔颖达疏)“江”指“大河”乃是“江”“河”在汉语中交汇后的功能调整。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上古,那么就会发现,上古汉语虽然也以“江”“河”作为河流的通称(如《书·禹贡》“九江孔殷”、“九河既道”),但那仅仅是少数的例子(或说“九江”指长江的九条支流,“九河”指黄河的九条支流,则“江”和“河”都不是通称),河流的通称是“川”和“水”。如《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秦誓》“所过名山大川”;《禹贡》有“黑水”、“弱水”、“澧水”、“降水”、“沔水”等河名。《诗·载驱》:“汶水汤汤,行人彭彭。”《常武》:“如山之苞,如川

① 参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之流。”《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代河名如伊川、涑川、汶水、汉水等等。只是到了后代，河流才以“江”或“河”作为通名了。

作为河流的通称，“江”和“河”的对立出于南北的不同来源。本文则要指出，作为上古河流的通称，“川”和“水”也具有地域上的不同分布，这种分布也与它们的语言背景有关。

2. “川”和“水”的地理分布

“川”和“水”在上古都可以表示河流，但是，上古汉语中为什么有两个表示河流的词呢？它们的区别何在呢？在一些先秦文献中，“川”和“水”似乎表现为功能上的差异。以《尚书》为例。“川”只用于表示“河流”，如“望于山川”（《舜典》）、“若济巨川”（《说命》）。而“水”则用于（1）水的通称，包括一般的“水”、洪水、湖泽、江河，如“汤汤洪水方割”（《尧典》）、“若涉渊水”（《大诰》）、“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微子》）、“罔水行舟”（《益稷》）；（2）作河流名称的通称部分，如“澧水”、“降水”等等。

“川”和“水”的这种分布，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川”表示河流而不适用于河流名称的通称？因为这看起来是不大合乎情理的。应当指出，在上古汉语中河流名称通常是只用专称如“河”、“江”、“淮”、“汉”的，但为什么倘用通称时只用“水”不用“川”呢？

上古汉语中的另一些情况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在《春秋》经传中，“川”和“水”都可以用作河流名称的通称。先看名“水”的。

《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娄田，自濿水。”“濿水”在今山东滕县一带。

《左传·襄二十三年》：“齐侯遂伐晋，……封少水。”“少水”即今山西沁河。

《左传·昭二十八年》：“知徐吾为徐水大夫。”“徐水”在今山西榆次一带。

《左传·成十七年》：“济洹之水。”“洹水”在今河南安阳一带。

《左传·昭二十年》：“与北宫喜盟彭水之上。”“彭水”在今湖北房县一带。

《左传·僖四年》：“汉水以为池。”“汉水”即今湖北汉水。

《公羊传·僖元年》：“却反舍于汶水之上。”“汶水”即今山东大汶河。

《谷梁传·僖二十二年》：“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泓水”在今河南商丘南。

再看名“川”的。

《左传·成十三年》：“伐我涑川。”“涑川”即今山西涑水河。

《左传·昭元年》：“封诸汾川。”“汾川”当即今山西汾河。

《左传·昭二十九年》：“（董父）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封诸澶川。”“澶川”不详何地。

《左传·定四年》：“（吴人）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汉川”当即今汉水。

《春秋》经传中的河流通称“川”和“水”字尽管用得不多，但“川”用于晋西和豫西南的河流，“水”用在其东的河流，却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即“川”和“水”看来有地域分布上的不同。（“汉川”又称“汉水”，“川”“水”交替，是个例外。称“汉水”者是楚使对齐桓公之语，称“汉川”者是吴人对随人[楚地]之语，也许有语用上的差异，即楚使在对齐桓公讲话时有意使用对方的用语。）

用“川”名河流者，上古又有“三川”之说。《辞源》（修订本）：“西周以泾、渭、汭为三川。《国语·周》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注》：‘三川，泾渭汭，出于岐山也。’东周以伊洛河为三川。”又有所谓“八川”，《辞海》：“古代关中地区长安附近霸（灞）、产（泾、渭、酆（丰、沔）、镐（镐、郾）、潦（涝）、漓（沔）八川的总称。”后来

还有“六川”和“九川”之说,则是泛指全国各地的大河了。由上可见,“凡川”的说法,最初也是指陕西一带的河流。

地名具有很强的稳固性,是反映语言特点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先秦汉语中的河流名称中一般不用通称,“川”和“水”的使用情况资料较少,所以,我们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后代。我们考察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①中以“水”和“川”命名的全部地名,特别是以“川”命名的河名(如“武城川”)和因河“川”而地名的其他地名(如“颍川郡”)。据我们的统计,《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以“川”命名和名中有“川”的地名共 404 个。由于“川”字另有“平川”之意,所以,有“川”的地名不一定都指河流。我们根据《大辞典》释文确定了其中 166 个地名确指河流或因河流而得名(其余 238 个当中仍会有相当部分的“川”字系指河川,只是我们未及确认而已)。这些地名的地理分布如下:

省 区	陕西	甘肃	四川	山西	河南	江西	云南
次 数	30	29	25	11	11	9	8
百分比	18.07	17.47	15.06	6.63	6.63	5.47	4.82
省 区	青海	广西	山东	河北	广东	湖北	贵州
次 数	7	6	5	5	4	3	2
百分比	4.22	3.61	3.01	3.01	2.41	1.81	1.20
省 区	浙江	新疆	福建	宁夏	内蒙	安徽	东北
次 数	2	2	1	1	1	1	1
百分比	1.20	1.20	0.60	0.60	0.60	0.60	0.60

^① 臧励和等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2 年据 1931 年初版重印。

十分明显,用“川”字的河流名主要集中在陕、甘、川一带,占了总数的 50.60%,再加上毗邻陕甘的山西、河南、青海,则这一比例是 68.08%。

可以认为,“川”字作为河流名的通称部分是陕甘川一带的语言特色。(附带说明的是,对《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全部 404 个带“川”字地名的分析情况与上述大致相同^①。这说明,用“川”表“平川”之意,也是陕甘川一带的特色。)

用“水”作河流的通称则遍于四面八方,看不出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3. “川”和“水”地理分布的语言背景

“川”和“水”的这种地理分布无疑与古代的语言(或方言)背景有关。

从历史比较和使用来看,与“川”相比,“水”是一个更为古老而使用普遍的词。

① 全部 404 个带“川”字地名的地理分布如下表:

省 区	四川	甘肃	陕西	云南	山西	河南	河北	东北
次 数	95	66	53	23	22	18	16	15
百分比	23.51	16.34	13.12	5.69	5.45	4.46	3.96	3.71
省 区	青海	广东	广西	贵州	江西	山东	内蒙	湖北
次 数	11	10	10	10	9	8	7	7
百分比	2.72	2.48	2.48	2.48	2.23	1.98	1.73	1.73
省 区	江苏	福建	浙江	安徽	宁夏	新疆	西藏	
次 数	6	4	4	3	2	2	1	
百分比	1.49	0.99	0.99	0.74	0.50	0.50	0.25	

甲骨文中即有“水”字。据《甲骨文字典》^①，甲骨文“水”字作，象水流之形，其旁之点象水滴，故其本义为水流，引申为凡水之称。”其意义，“一、洪水也，……二、告水，疑为祈求消弭洪灾之祭。三、‘今水’、‘有水’、‘商水’、‘非水’，疑为水名。”

“水”的使用也说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词。在上古，“水”既为水的通称，又指河流。“水”和“河流”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反映了先民对“水”和“河流”两者联系的认识，这在汉藏语系语言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如藏文 *təhu*，藏语（拉萨话）*təhu*^{43②}，羌语（桃坪话）*tshuə*³³，门巴语（墨脱）*ri*，僜语（格曼）*a²¹ti³⁵*，苗语（川、黔、滇）*tle²*，黎语（通什）*nam³*，都是既表“水”，又指“河流”。有些语言指“河流”的词虽与“水”有区别，但是以“水”为词根成分，如普米语（箐花）“水”*tʃə*，“河”*tʃə⁵⁵ta¹³*；阿昌语（潞西）“水”*tɕi²¹*，“河”*tɕi²¹laŋ²¹*；傣语（西傣）“水”*nam⁴*，“河”*nam⁴mɛ⁶*。因此，汉语的“水”也应是一个固有的、古老的语词。它的命名遍被全国，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来观察，“川”只指“河”而不指“水”，显然与“水”不同。

如前所述，“川”字用以名“河”主要集中在陕甘川一带，“川”是这一带地区居民的语言。根据史料，上古时代这一地区的基本居民是周人和氏羌。氏羌不属于华夏民族，而周人是华夏民族的一支。周的先人自不窋起“窜于戎狄之间”，活动在今甘肃东北一带，后来又迁移到陕西。到周武王时，灭亡商朝，建立了周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但政治中心仍在陕西。周人的主要活动地域与“川”字的地理分布集中地陕西、甘肃正相一致。西周以泾、渭、汭为“三川”，东周以伊、洛、河为“三川”，这与周人的政治中心东移正相伴随。因此，我们认为，以“川”名河乃是周人的“语言”（或是方言）。随着周人在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的“语言”也必定给予汉

①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

② 音标后的数字一位数者表示调类，二位数者表示调值。

语以巨大的影响。汉语中的“川”当是由此而来。至于四川多名“川”，盖与最先开发蜀地的秦人有关，秦人继西周之后主要活动在陕甘地区，其语言受周人影响自不待言。

根据语言的历史比较，周人的“川”与藏缅语族有关。据 Benedict《汉藏语言概论》^①，原始藏缅语的“水”为 *ti(y)，参看卡瑙里语 ti，曼查替语 ti，马加里语 di，阿昌语 ti，坎布里拉瓦语 thi，怒语 thi，普沃语 thi，斯戈语 thi，格曼僜语 ati。汉语“川”，中古昌母仙韵，上古韵在文部，昌母与彻、透合一，据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为 *thjən。因此“川”与藏缅语同源，其 -n 尾被认为是一种后缀^②。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川”和“水”的关系如何？二者是否同源？换言之，“川”和“水”的差异是语言间的差异，抑或是同一语言内同源词的不同方言形式？这也就是“川”和“水”地理差异的语言大背景问题。

看“川”和“水”是否同源，首先要看这两个词的语音。“川”，中古昌母仙韵，上古韵在文部；“水”，中古书母旨韵，上古韵在微部。应当说，二者的韵母是非常接近的：文、微二部具有公认的对转关系，又都是三等字。问题在于声母。二者在中古同属章（照_三）组，但上古是否仍为同部位，学者们有不同意见。关于章组声母在上古音中的地位，我们支持章组归端组、且有一部分字来自见组的说法^③。问题是，“川”和“水”在上古是 t- 系还是 k- 系。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川”拟为 *tʃjən，“水”未见拟音。按照他的意见，中古书母来自上古的 hn- 或 hr-。有学者拟“水”上古音为 *

① 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 年。

② 参 Benedict《汉藏语言概论》，中译本，370 页。关于 -n 还可参看汉语“民” *mjian，藏缅语 *r-mi(y)。

③ 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年；梅祖麟《跟见系字谐声的照_三系字》，《中国语言学报》第 1 期，商务印书馆，1983 年。

hwɿjɪd^①。这样一来,“川”和“水”就分属 t- 系和 k- 系了。

我们认为,“川”和“水”的声母在上古应是同一部位的。关于书母的上古来源,尽管确有一部分来源于 k- 系,但从谐声看,却是与端、知、章组谐声为多。据管燮初的统计^②,《说文》中的书母被谐字共 118 个,其声符字中,书母 37(31.36%),来自端透定泥、知彻澄、章昌船禅的 34(26.27%),来自见溪群疑晓匣影云的 12(10.17%);声符是书母的共 149 个,被谐字中除书母 37(24.83%)外,端透定泥、知彻澄、章昌船禅的 66(44.30%),见溪群疑晓匣影云的 11(7.38%)。因此,不能否定书母与 t- 系的联系。我们还是从李方桂和周法高的意见^③,认书母多数字来自上古的 st'-。st'-(水)与 t'-(川)自然是很相近的。从谐声来看,从“水”声的字有寢,《广韵》其季切,是“水”与 k- 类有关;但“川”与 k- 类也有关涉:“川”声有训,《广韵》许运切,晓母。又,“川”字与“𪛗”有关。金文《大簋》的“川”,郭沫若释为𪛗,同𪛗。《广雅·释山》:“𪛗,谷也。”《疏证》:“𪛗之言穿也,字或作𪛗。”案,《说文》:“川,贯穿通流水也。”《释名·释水》:“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疏证》乃以“川”释“𪛗”。《释名·释山》:“山下根之受雷处曰𪛗,𪛗,吮也,吮得山肥润也。”《说文》以“𪛗”为“𡿨”的古文,“𪛗”为篆文。𡿨,《广韵》姑沘切,见母。又,西北与秦人杂居的“𪛗戎”或写作“犬戎”。以上均可见“川”与 k- 有关。

因此,无论从谐声还是从中古音与上古音的关系来看,即使不论它们的音值,“川”和“水”的上古声母都应属同一部位。至于“水”和“川”的阴阳对转,我们认为,将一些阴声韵字读为阳声,这

① 龚煌城《汉、藏、缅语元音的比较研究》,1978 年;中译本(席嘉译)载《音韵学研究通讯》第 13 期,1989 年。

② 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 年第 1 期。

③ 李方桂《几个上古声母问题》,载《上古音研究》;周法高《论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69 年,又见周法高《中国音韵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 年。

是周人语言的一个特点^①。因此,“川”和“水”应为同源。“水”也与藏缅语的 *ti(y) 同源。

甲骨文中有𣎵字,罗振玉释“川”。《甲骨文字典》云:“象两岸间水流之形。罗振玉释川,可从。然甲骨文中川水皆象水流之形,其初应为一字,后世意义渐有分化,遂别为川字。”其意义为:“一、地名……二、同水。”今案,甲骨文中的“川”与“水”并无重要分别,应即一字。从语言看,就是一个词,依上文所析,也就是汉语中更古老的“水”。

4. 结 语

“川”和“水”在地名中有不同的地理分布。“川”来自周人语言,其余华夏族用“水”,“水”是更古老的词形,使用更为普遍。但“川”和“水”是一对同源词,其语言差异实即阴阳对转关系。因此,就这一词来说,周人语言与其他华夏族语言并无根本分歧。后来随着周人的政治文化影响,“川”成为汉语中表示河流的通货,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地名。但“水”也并未消失,它与“川”交汇后在交际功能上作了一些调整。只是在最保守的地名中留下了“水”“川”不同分布的印记。

^① 参看拙文《“齐人言殷声如衣”补释》,见本书。

二、汉语水泽词语的地理分布初探

1. 引言

美国学者罗杰瑞和梅祖麟关于“江”“河”来源的研究给汉语同义词的来源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把南方方言词“江”与孟高棉语族相联系,把北方方言词“河”与蒙古语族相联系,成功地说明了汉语中“江”“河”这对同义词的不同来源。古汉语中有着丰富的关于水泽的名词。除了罗、梅二氏所研究的“江”“河”以外,还有一些水泽的同义名词,它们也是有着不同的来源的。本文主要依据古文献和地名对古汉语中表示水泽的常用名词的地理分布作一综合的考察。至于它们的语言来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河流名称的地理分布

2.1 江、河

关于“江”“河”的来源,我们同意罗杰瑞和梅祖麟的意见。《现代汉语词典》:“江,大河。”事实上,“(长)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书·禹贡》孔颖达疏)“江”指大河乃是“江”与“河”在汉语中交汇后的功能调整。

2.2 水、川

如果我们把视线投向上古,就会发现,上古汉语中河流的通称并不是“江”“河”,而是“水”和“川”。经过考察,我们发现“水”和“川”也在地理有不同的分布。大致说来,以“水”名的河流遍布全

国,而以“川”名的河流主要集中在以陕甘为中心的地区,并且与周朝的活动中心东移相一致地向东扩展。说详拙文《河流名称“川”和“水”的地理分布及其语言背景》。

2.3 溪

溪,《说文》作“谿”,“山渚无所通者。”《尔雅·释水》:“水注川曰谿。”《玉篇·水部》:“溪,溪涧。”《现代汉语词典》:“溪,原指山里的小河沟,现在泛指小河沟。”溪(谿)字作为地名《春秋》经传数见。《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驹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扈以伐庸。”是石溪为楚地,在今湖北十堰市东。《左传·定公五年》:“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谿。”公婿之谿今不详何处,但由雍澨(今湖北汉水流域)及麇(在今湖北与陕西交界处)来看,地当在今湖北境。《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军于阴、于侯氏、于谿泉。”谿泉在今河南巩县南。《春秋》经及《左传》《公羊传》七见“乾谿”地名,均为楚人活动地区,地在今安徽亳县南。以上地名均为楚地名。《左传·定公五年》:“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谿氏。”是亦为楚人之言。据我们对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统计,该《辞典》所收以“溪”名的地名共 627 个,其地理分布是:湖南 122,四川 106,浙江 69,福建 64,江西 53,安徽 52,贵州 33,湖北 30,广东 28,江苏 21,其余各省市共 49。“溪”的地域显然是以湖北为中心而向四周扩展的。这与上述从古籍得出的结论也基本吻合。^① 看来“溪”是一个楚方言词。

① 因为我们要考察古汉语词语的地理分布,那么,做地名地理分布的统计,严格地说应该只选取古代的地名或现代使用但存古的地名。但这样做恐怕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期望而已,因为要真正实行起来一则搜集材料的困难太大,而目前又没有一本理想的古代地名辞典,二则要准确地断定现代地名是否存古也是难度很大。我们选择了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作为地名地理分布统计的对象,是因为此书兼收“古今”,并且古地名所占比例相当之大,是我们所见的一项比较方便而理想的材料。又,缘上之故,本文所作地名的地理分布的统计数字,只可作为一个大致的趋势来看,自然是不能以绝对数值视之的。

2.4 渎

《说文》：“渎，沟也，从水卖声；一曰邑中沟。”《史记·屈原贾生传》索隐：“渎，小渠也。”《楚辞·离世》注：“洿渎，小沟也。”《现代汉语词典》：“渎，沟渠，水道。”这些注解都没有揭示出“渎”字的地理特点。不过，《尔雅·释水》云：“水……注浍曰渎。……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释名·释水》：“天下大水四，谓之四渎，江、河、淮、济是也。”《公羊传·隐公五年》、《水经·河水》注、《汉书·郊祀志》注等均有类似的说法，“四渎”无疑是指四条大的河流，由此看来渎又不是单指小的人工的沟渠。从“四渎”的地域来看，这一地区应当在中原偏东。《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共收以“渎”名的地名 22 个，其中，江苏 9，山东、安徽、河南、浙江各 2，湖北、河北、辽宁、四川各 1，其地理分布正以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为中心。因此，“渎”应是一个以苏鲁皖豫为中心的方言词。

2.5 沟

《尔雅·释水》：“水……注谷曰沟。”《左传·宣公十二年》疏：“沟渎即是川也。”《说文》：“沟，水渎，广四尺，深四尺。”《释名·释水》：“田间之水亦曰沟。”《周礼·雍氏》注：“沟渎浍，田间通水。”《汉书·刘屈氂传》：“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可见沟与渎一样有人工和非人工的两种意义。《春秋》经传中“沟”未用作地名。但后代用“沟”作地名的不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共收名“沟”的地名 626 个，其中辽宁 180，河北 70，山西 58，吉林 46，河南 42，陕西 34，山东 34，湖北 29，内蒙 24，安徽 20，四川 15，江苏 14，北京 14，甘肃 12，黑龙江 11，其余各省市共 23。看来“沟”用作水名主要在北方，其中以辽宁为最多。考虑到东北地区汉族开发较晚的历史，可以认为“沟”当是华北特别是以冀、晋为中心的方言词。

2.6 浜、浦

浜是一个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注为〈方〉，“小河（多用于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以“浜”命名的地名共有 6 个，